

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刍议

郭庆罡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的思想是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渊源,但是以改造了的面貌呈现的,这种改造基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需要,其途径是与当代西方其他思想流派相结合。基于此种状况,其思想上的探索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成果,无疑是我们可资探讨和扬弃的资源,但其得失对错也需我们自己进行细致甄别。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当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071-04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20—30年代围绕着霍克海默所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流派,从总体上看,其思想是一种社会哲学或宏观社会学理论,即他们自己所说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对现实的批判立场,他们把眼光投向马克思,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可以用“社会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由于这种思想渊源上的切近,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解释和重建就必定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层面和核心主题。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走在卢卡奇所开创的对马克思解读和发展的路向上,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做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由此而言,他们这些思想上的探索和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和确切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至于其得失甚至正谬则尚需我们认真地加以评析和甄别。

一、“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断言马克思的理论及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间的根本对立。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基调是人本主义的,或者说贯穿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主线是人

道主义和异化批判理论,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在于它的革命批判精神,进而将唯物史观的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见解是在承袭卢卡奇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在法兰克福学派首开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方法论。在他看来,只会背诵和遵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现成研究结论。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守’,也不是对一部‘圣书’的注释。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方法”^[1]。因此,他认为正统与否不在于能否记忆其现成结论,而在于能否继承其获得结论的方法,也即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正是由于将辩证法向非自然的领域即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才得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理解甚或遗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便不可能对其思想有真正把握和继承。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只承认实践的辩证法而否认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黑格尔的社会学说入手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社会学说中吸取了有益的思想,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即构建未来理性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同样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历史方法,特别致力于从黑

收稿日期:2008-03-26

作者简介:郭庆罡(1976-),男,山西长治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

格尔哲学中寻找其渊源,这构成他早期读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向度。其著作《理性与革命》便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着重论述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黑格尔历史学说的同一性。他指出,历史是人的产物,人只能认识自己的产物即历史;自然界则是外在的东西,人们只能通过实践从自然界获得某些东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及人们的实践也只能是相对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的实践,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人们对自然之认识的辩证性不过是因为人的认识方式本身是辩证的,由此他否定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辩证法只是恩格斯自己对马克思的补充。

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研究呈现了一些从前常被忽视的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的角度,将自然界看做是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这无疑是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就明确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时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这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源初关系的理解。其次,他们强调历史观的独立完整性,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彼此分立的两大块,这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的思想是一致的。再次,他们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研究来探讨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有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源头进行清理,从而能提升对其本真意境的领会能力。

但是,由于他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归约为一种历史观或社会理论,则马克思从根基上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摧毁并从而实现哲学革命之真相被遮蔽了,进而他由此而展开的全部思想努力及其创造性成果便无法被深度理解和整全把握。也正因此,他们才迷失于过分强调马克思思想和黑格尔哲学的亲缘关系,结果似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在对现实社会发展考察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从黑格尔的理性范畴里发现的。最终就不免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高度,并且制约了其现实意义的全面彰显。作为功底深厚的学者却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除了有时代整体理论水平和视野的限制外,当然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态度有很大关系,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而且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现

实状况分析基础上的,黑格尔的历史学说则是建立在对理性观念或范畴的分析基础上的,二者从其基础和出发点上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其思想的发展及开展就更相迥异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此的误解源自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不明白也未去真正努力弄明白马克思思想之进路。马克思是定位于揭示现实而走了一条曲折的思想之路,他从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基础上,奠定了自己新哲学基础,进而转向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在此恰误解了马克思,并倒转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与重心,使之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切近分析倒转回了哲学批判,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又变成一种无法关涉现实世界的纯学术思想。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与拓展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身处新的时代,面临着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思考和解决的是一些“新”问题,即马克思著作里所不曾具体涉及过的一些方面和领域;同时由于面临着思想界的新发展和新探索,他们以新视角和新方法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在展开这些工作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不同的努力方向和途径,但总体上来看,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再加工,即方法上的拓展和理论领域的补充。

霍克海默指出社会哲学首先应是一种经验的理论,而不是一般抽象的理论和沦为单纯技术的理论。他批评当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已不能给人以任何关于社会整体的观念,从而失去了将处于运动中的社会作为历史地发展着的整体加以描述的可能性。他批评黑格尔及其后的历史哲学,不满意它们将历史归属于观念或范畴,同时也批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教条,使其不再有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穿透力。因此社会哲学需要一种能够把握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辩证方法,其实现途径是哲学和其他专门学科展开紧密合作。而其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去理解社会的过程”^[4],其对象是整个人类全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的领域是社会经济结构、个人的心理和文化现象,它要从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是一种直接针对对象的研究,而不再是先验的设定基础上的纯粹思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学,它把研究扩展到社会学所不涉及的问题和对象上。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危机，揭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操纵”和“福利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嫁接”在一起，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和“空白”。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人的自然权利和需要，他对潜意识的发现是“对人的科学的卓越贡献”，但他片面强调无意识本能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而没有考察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人的个性的影响；而马克思则发现并论证了“一些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决定我们行为的愿望和志趣”，但他又忽视了人的本能和心理方面。弗洛姆认为，每个人都受他的本能欲望和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同时人的本性中也包含积极主动的因素，即由人的生存需要所产生出来的创造激情和主动精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性格”就是将人的生命能量引向某一个方向的动力机制，其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特征的总和，而是推动人的行为的内趋力。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性格一样，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社会性格”，其作用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生命能量，促成社会的有序发展。他认为马克思恰恰对这些问题有所轻视，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变革的思想中留有某些“空白”。因此，弗洛姆认为必须使两种思想结合并互相补充，他提出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通过对人的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分析来完成其社会批判功能，以此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空白”。马尔库塞也试图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爱欲解放论”。他认为，只有作为生命本质表征的“爱欲”得到了满足，人的本质才算得到了真正的复归，并力图从其“爱欲解放论”出发找出人性异化的现实根源，进而找出文明社会的病根所在，最终找到人类解放的真正有效途径。

哈贝马斯则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提出其“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已变成了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东西；阶级冲突已经平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也很难说清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被社会现实超越的危机。为此，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进而他认为，尽管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们声称要将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相结合，但他们主要仍只是走在传统历史哲学的道路上，最后不免陷入了他们所批

判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中，因此批判理论同经验领域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沟通”。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批判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使之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而其一般交往理论便可以成为这一基础，相应地批判理论也就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对语言的批判。

从以上综述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解和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而其在某些问题上的不乏洞见更值得研究和借鉴。但其中仍存在不少值得质疑和深思的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于在一些关键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意无意的误读，就更需要特别审慎对待了。首先，“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5]，马克思只可能提出其历史条件下所开展出来的、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故在他那里对诸如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发达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等当代社会问题并没有进行直接论述，这只能是当代思想者的课题。其次，马克思思想伟大之处乃是对“历史之谜”的求解，而不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穿透意识形态之遮蔽从而厘清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历史性，只是他成果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却一向被忽视的方面在于，他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历史过渡性意义，即该时代乃是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结果，尽管有着诸多罪恶但它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而且其为人类随后将演进到的更高时代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更多地限于对资本时代的否定性消解，因而最终不免陷入精英主义的幻想或无助的绝望。第三，他们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人道主义”之表述的理解失之于简单化，并未曾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解放的历史性意蕴，更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当他们抽象化地将“人”进行绝对主体化处理时，事实上恰是不自觉地落在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中，即只是将“人”理解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而这恰是马克思早已着重批判过对“人”的理解方式，他在《巴黎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对此已有明确阐释。

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场远未终结的讨论

20世纪纷繁复杂的变革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过时论”。面对这种局面，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事实上走向了折中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揭

求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而且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有着同样诉求,并且有着独特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希望从这里获得支撑和推动;另一方面他们却并未真正专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只是把它当作诸多理论中的一种,并不明白其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有效性,故而对流行思潮便缺乏免疫力甚至陷入其中,同样认为它面对时代问题有“空白”或“失语”的不足。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而所谓“重建”,按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把一个理论分解,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6]。这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历史唯物主义对时代当下问题无法有力应对,而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的缺陷,即其中一些基础概念和假设过时了,因而它们应用于现实时将必然出现困难,而其“重建”就是使之突破这些困难以获得新生的较好进路。但是他们恰恰不曾想过,或许只是自己尚未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或许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失去对当代恰切批判的效准;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重建,还能够确保其自身不是一场幻想而真的能够达到其所向往的成效呢?

诚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马克思所没有经历的某些新情况,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时和错误。此处必须考察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即一些具体的新现象的出现是否确实引致了根本的时代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费尔巴哈章》在其著作中早已指出的,资本愈益成为全球化的普遍原则和力量,因此这个时代的主导特征仍是“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其新变化的意义最多不过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略有扩大而已,但这不改变其“资产阶级社会”之根本性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判断,就是说考察它是否真正洞察了

以资本为主导的时代的内在机制。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其之所以产生以及其伟大意义之所在,恰好是它真切地“解剖”了“资产阶级社会”并且呈现了其历史性。因此关键的问题倒是我们能否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急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者恰失误于此处,一方面他们没有能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特点,而是表象地基于某些新变化就轻率断言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基本问题转换了。另一方面,他们以自己所看到的所谓“事实”为根据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错误断言其所产生的基础已不存在了,因而其“过时”了。倒是萨特的领悟更精到些,他明白:“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8]。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思想探索的实践在一些方向和具体问题上给予我们不少重要的启示,值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地重温和深思;但同时,他们的理论中也有着诸种不足和谬误之处,需要我们细加分辨和审慎对待,以免深陷其中而丧失公允的判断。时代的变迁必然引发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真精神来作出贴切的思考和批判。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
-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 [4]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 [6] 哈贝马斯. 交往和社会进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98.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上)[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A Critiqu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rankford School

GUO Qing-g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Western Marxism, the thought of Frankford School is widely spread in the western world currently. They wan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rxism so that they can criticize the Capitalist Society effectively. So there may be something correct and clever in their researches. But we must analyze them carefully before we can learn something useful from their thoughts.

Key words: Frankford Schoo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e; modern society